



广场 生死观

超执笔 (十一)

超执笔：露宿者们，以及属于他们的真实

我不会去质疑他说话内容的真伪，因为那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些全都是属于他的真实。

Cheuk | 2018-08-04



图：Alice Tse / 端传媒

【编者按】作者Cheuk，爱多管闲事的医科生。有一款模拟外科手术的电子游戏叫“超执刀”，他执刀，更喜欢执笔。

夕照填饱了黑夜，捧著两个饭盒的我却饿得要命。明明今早教授才讲解完嗅觉疲劳，怎么坐了半小时扑鼻的饭香还是挥之不去呢？

“叮叮……”单车铃声渐近，熟悉的身影穿插于枝叶间，我不禁松一口气，因为果腹的时候终于到了。

“等好久了？”他问。

“半个小时左右。”我坦白地说。

“大医生，没耽误你的学业吧？哗，今晚有鸡翼。”他从我手上接过三馐一汤，在赤裸的床褥上盘膝而坐。

“我还未毕业啊。”我浅浅一笑，把木筷分成两半。

第一次遇上阿强是在一年前，他搬迁后的第五天。

那时他刚刚从剏房搬到公园，因为身体不适所以没法工作，最后抵不住房租而成为露宿者。当习医的人碰上患病的人，也不一定会建立出医患关系，特别是当相识的场景在医院之外。那夜他独自躺在池旁边的长椅，主动向拿著饭盒的我招手，然后便开始自我介绍。

“我叫阿强，阿强的那个强。”

“嗯。”我忍笑道。“你刚刚搬来的吗？上两个星期来的时候都不见你。”

“对啊，不过这里环境也不太差，训街总比喂木虱好。好得多。”

我不时都听街友说到，剏房的住宿环境有多恶劣，他们本来三餐已经不得温饱，还需要照顾到木虱的胃口，这样也未免太过伟大了。

“阿强，最近身体如何？其实我是读医的。”

“不好。”他收起笑容摇头道。

“哪里不舒服？”

“胸口。有时候会突然呼吸困难，觉得心都快要跳出来。”

“可以用一只手指，指一指胸口痛的位置吗？”

阿强指著左边胸膛中央偏左下，五点钟的位置。

“坐下休息会好一点吗？会持续多久？”

“没有，有时候持续半个夜晚。”

我把怀疑病症的相关问题都问过一遍，还是没法定下结论，在没有化验报告及心电图的辅助下，我唯有让谜团留在晚风中。

“你有看政府门诊吗？”

“有，之前医生转介我看心脏科，诊期在半年之后。”

“好的，希望心脏科医生可以帮你找到病因吧。记住，如果呼吸非常困难一定要去急症室！”

“知道了。夜了，你也早点回家吧。”

挥手道别阿强，昏黄街灯拉长疲惫的影子，我离开他居住的公园踏上归途。对大部分人来说，居住的地方就是家，但对无家可归的人而言，所居之地只是他们的权宜之计。

三年前第一次在电视屏幕外接触这群体，我才恍然知道通州街天桥底的露宿者只属冰山一角，政府公布的数字只占实际人数的一半。在年轻人一边挥霍一边嗟怨“上楼”艰难的同时，还有一千五百名露宿者浪迹于陋巷箪食瓢饮，他们追求的只是没有木虱的纸皮床，空洞的眼神渴求著的只是三餐温饱以及些许尊重。究竟生活的必需品是如何定义，我们又是从何时开始变得越来越奢侈？

香港的露宿者遍布港九新界，每个地区的露宿者都有独特习性，继而形成不同的生态圈。例如为人熟悉的玉石市场（即通州街天桥底）就排满了由木板砌成的组装屋，区隔著一家一户的群居露宿者，长居者主要为吸毒人士与越南难民，恶劣的卫生情况使得鼠患肆虐；选址尖沙咀文化中心的多为经济型露宿者，为节省交通费搬到工作地点附近，一到周末便会跋涉回到新界或内地；港岛区则有较多患精神病的露宿者，一头污发与飞蝇共生、在垃圾桶内觅食的“大侠”屡见不鲜，他们自理能力较差且病悉感低（对自己患病的感知弱），形象不堪入目但并没有危险性；独行侠则活跃于新界区，散落于公园一隅。

我与几位朋友自发定期探访，并以冷门及安全为搜索场地的条件，最后锁定了一个通宵开放的球场。三年来我们认识了不少脸孔，见证著球场观众席的变迁，有人终于轮候公屋成功，有人因负担不起劏房来此暂住，有人怕被寻仇避债而逃之夭夭，有人因被女友骗财而流浪街头。

我曾跟随一位社工探访患有严重妄想症的露宿者“探长”。探长住在山顶缆车站附近，四十年来默默监察著闹市中的可疑人物，“维持著中环一带的繁荣和稳定”。第一次与探长见面时，他用报纸挡著脸，不愿意说出他的尊姓大名，更遑论诉说往事，甚至恐吓我不要尝试自我介绍，称是为了我人身安全。

探长说自己从前是个警察，在调查一宗大案件的时候，差点被灭口，才辗转地来到街头巡逻。这大案至今他仍在跟进，但对于这件“关乎全亚洲安危”案件的详情，他没有透露太多。他鼻梁上架著歪斜的眼镜，身穿破烂的牛仔裤与崩角的皮鞋，对时事亦十分了解，不过偶尔会将自己的想象加插在事实之中。有时候以为他活在另一个世界，说话内容荒谬脱轨，但其实他不时会提及最近发生的新闻，可见他并不是完全与现实生活没有交接。

我不会去质疑他说话内容的真伪，因为那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些全都是属于他的真实。

阿强把盛著鸡骨的饭盒放到垃圾桶，叹道：“我上星期又入院了。”

“怎么了？又是胸口痛？”他之前已经试过突然昏迷，被附近的街友送到急症室。

“唉，别提了。等等，有份写鸡肠（英文）的报告给你看看。”阿强从凌乱的家当中取出铁盒，把两页纸递了给我。

我终于明白了为何阿强在月头总是失踪，心脏科医生在他身上又找不到任何异常。

两页的报告上，英文写著阿强入院的原因为Substance Overdose（药物过量）。

其实由有家到无家，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不论那无家者有没有精神病，有没有滥药问题，他们背后都有著故事，都值得最基本的尊重和关心。露宿绝不只是房屋问题，而是反映著社会制度的千疮百孔。

无家的精神病患很容易堕进社会服务断层，不受医疗与社会福利的保障，在街上的睡眠素质又是极差，严重影响他们精神状况，他们于是变得更难融入社区，形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一个同行者，也许便能为他们的世界增添色彩，这比物质上的施舍更有帮助，可惜是同行者实在难求。

我还一直在摸索探访露宿者的意义，我只知道在历史长河里，所有人都是微不足道的沙砾，你和我大概都会被忘掉吧。可幸的是，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被多少个人记著，而是拥有多少值得你铭记的事与物。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超执笔：医生该保护的是自己，还是病患？

医生护士在高压环境下难免会有疏忽及犯错，然而这并不代表在医护犯错时市民一定要体谅他们。

超执笔：推著孩子领头狂奔，他就能赢到最后？

催谷式教育貌似加速了小朋友的发展，但后果很难预料，其他重要的能力可能在催谷过程中遭到剥削。

超执笔：生一个能帮自己点灯的孩子

在尼泊尔，男尊女卑的情况不见得比中国社会要好。在这种性别不平等的大环境下，即使性别选择堕胎违法，也有不少父母会以身试法。

超执笔：日剧女法医的启示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入学面试时，解释要当医生的那些原因，但我害怕初衷会随磨练一点一滴地被洗去；像三澄美琴这样完美的角色在现实或许不存在。

超执笔：是抑郁，还是自然不过的悲伤？

看著眼前愁眉不展的她，我意识到，原来有些事情从来都不应被习惯。